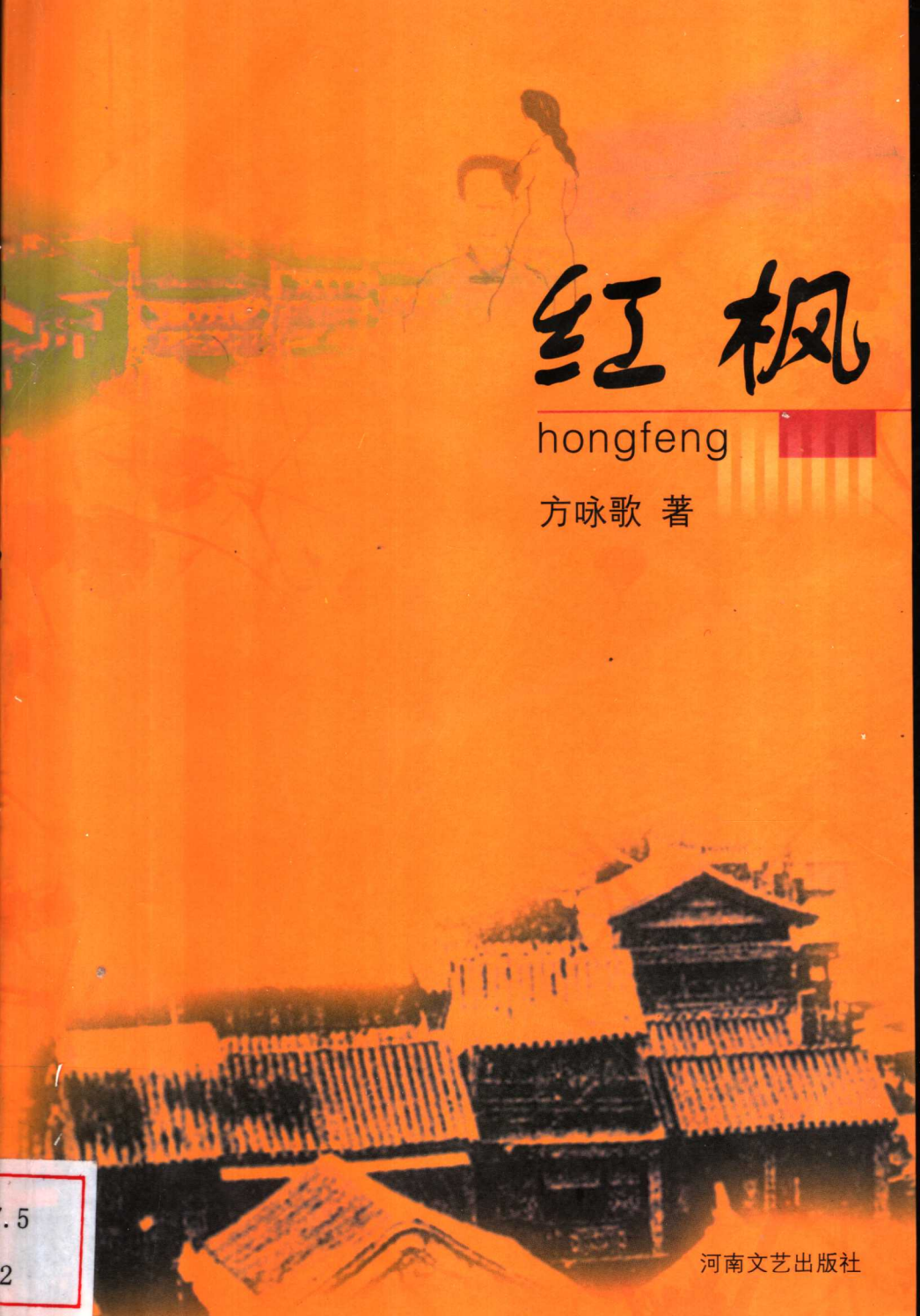




红枫

hongfeng

方咏歌 著

I247.5

F262

著

江枫

10

771869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枫/方咏歌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11

ISBN 7-80623-442-X

I. 红…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216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0.875

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

字数 248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442-X/I·336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中译本序

陈 民

这是一个走在时尚前沿的电视节目女主持人的故事,展现万众瞩目的女主持人台前幕后的生活。

小说的作者赫拉·琳德生于1957年,原名赫尔琳德·瓦尔滕贝格,是一名交响乐团的歌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小说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媒体评价为真正的“超级女人”。赫拉·琳德从小便表现出歌唱和写作方面的天赋,中学毕业后主修音乐,从音乐学院毕业后随交响乐团去世界各地巡回演出。1982年她进入西德广播电台工作,1995年和1998年先后在德国的两大电视台ZDF和ARD主持脱口秀节目。1987年开始尝试写作,1989年第一部长篇小说《适合每个调子的男人》一炮打响,销售量达到一百多万册,赫拉·琳德的写作才华显露出来,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同样取得了成功。此后她继续写作,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为畅销书,大多数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她从事写作的时间和理由非常有趣,那些畅销书常常是在她怀孕无法登台演出的情况下,为了打发时间写成的。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她的创作源泉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女性:从音乐系女大学生、女演员到媒体从业者,在她的作品中读者或多或少能看到她的影子。赫拉·琳德已经成为德国著名的畅销小说女作家之一,她和她的生活伴侣及四个孩子现在生活在科隆。

这部小说的书名虽然叫《租来的男人》,但真正的主角仍然是位女性。卡尔拉·施泰因是一位成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年近

四十,在一家电视台主持脱口秀节目,专为离婚妇女播出,介绍她们的生活情况并为她们出谋划策。卡尔拉是位名主持人,同时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也很有成就感,不愿为了婚姻和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她的丈夫保罗是位乐队指挥,事业也非常成功,但对家务和孩子不闻不问,看到卡尔拉在外抛头露面、声名大噪很是不满。就在卡尔拉的事业稳步发展的时候,她收到了另一家电视台的传真,力邀她加盟“弗尔特·弗略尔特”节目,这是一档交友速配的真人秀节目,弗尔特·弗略尔特是赞助商的品牌名。在节目魅力和丰厚酬金的诱惑下她决心跳槽。保罗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名气和报酬都超过自己,离开了卡尔拉。这时的卡尔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会给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带来巨大的变化。

卡尔拉渴望做到鱼与熊掌兼得,既不想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也不想为了事业放弃对孩子的照顾,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必须定期飞到慕尼黑录制节目,尽管她的姐姐可以帮忙照顾孩子,但她最终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雇用了一位从南非来的男换工,名叫埃米尔,刚满十九岁,帮助她做家务和带孩子。卡尔拉去慕尼黑时带上埃米尔和尚需喂奶的婴儿小保琳,她一直试图坚持喂奶。然而一切并不像卡尔拉刚做决定时想像的那么简单,第一期录制的节目收视率不高,她本人也受到观众的激烈批评,从衣着、发型到语言,都被骂得体无完肤。节目制片人玛尔察恩夫人和“弗尔特·弗略尔特”的赞助商为了提高收视率要求卡尔拉改变自己的形象,适应年轻观众的口味。在所谓的义务面前,她不得不做出让步。为了能像时髦女郎那样穿上吊带衫和露脐装,卡尔拉先是被迫参加节食培训班,然后又被要求做整容手术,还得参加一些作秀活动。在这些种种努力之下,节目的收视率终于节节攀高。而卡尔拉和比她小二十岁的埃米尔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坠入情网。卡尔拉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但是玛尔察恩夫人为了拉

到更多的赞助赚钱,对收视率贪得无厌,故事急转直下。一起精心策划的丑闻出台了。在丑闻和骗局面前卡尔拉表现得非常机智和勇敢,最终挫败了节目制片人和赞助商的阴谋,故事峰回路转。卡尔拉设计巧妙地将玛尔察恩夫人和“弗尔特·弗略尔特”的赞助商伯宁豪森先生置于死地,并接手了该节目,按照自己的构想重新打造。卡尔拉和埃米尔结婚了,埃米尔被培养成节目的新主持人。这个现代的故事和许多畅销小说一样有着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

小说的女主人公卡尔拉是一位个性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尽管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她仍然追求事业,勇于接受挑战,期待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自从她加盟“弗尔特·弗略尔特”节目后,为了自己虚假的青春形象和无休止的收视率完全受玛尔察恩夫人和赞助商的摆布,一步步地被节目牵着鼻子走。她接受节食训练,做吸脂手术,为了隆胸最终放弃给孩子喂奶。她一度非常迷茫,感到失去了自我,变成了行尸走肉。在家里她才是真正的自我,在摄影棚里她只是收视率的木偶,她飞来飞去,不断地转换自己的身份,游离于表象和实在之间。卡尔拉差点迷失了自己,好在她依然保持了一颗真善美的心。美好的爱情和伟大的母爱让卡尔拉重新找回了自我。卡尔拉这个人物表现出中年女性复杂的性格。她们常常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抉择,而卡尔拉这个敢爱敢恨、敢做敢为的形象正具有借鉴作用。

围绕在卡尔拉身边的三位女性和她产生鲜明的对比。她的姐姐森塔虽然独身,但是个理想的家庭主妇,喜欢并擅长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女人的天性在她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和传统女性不同的是森塔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卡尔拉是现代气质远远超过传统特性的女人,森塔正相反,更具传统女性的魅力。卡尔拉的女助手梅拉妮是位年轻漂亮的时髦女郎,她所具有的优势正是卡尔拉作为中年妇女已经失去和无法挽回的。她让卡尔拉心理上处处受到威胁,以致为了埃米尔和她争风吃醋。年轻就是她的资本,代

表着卡尔拉拼命想要挽回、但一去不复返的青春。节目制片人玛尔察恩夫人是小说的反派角色。早年的她也曾是位深受欢迎的主持人,现在却变成了体态臃肿、令人作呕的形象,在她的眼里只有收视率、赞助商、市场份额……因为这一切都可以变成金钱。她不择手段在节目中弄虚作假,制造丑闻,甚至设下骗局,最后咎由自取,获得应有的下场。

这部小说男性角色的塑造是为了衬托女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卡尔拉的丈夫保罗代表传统男人的形象,自私、自大,处处只考虑自己,毫无家庭责任感,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而埃米尔,这个从南非来的换工,还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他文静、腼腆,但很能干、细心。埃米尔的出现改变了卡尔拉的生活。刚开始卡尔拉还总是劝埃米尔和年轻人一起玩耍,为他创造机会认识同龄人。但在慕尼黑埃米尔成为卡尔拉惟一的同盟,两人坠入爱河,埃米尔不顾卡尔拉的年龄,只相信爱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一档和“弗尔特·弗略尔特”竞争的节目主持人,他不断制造桃色新闻,不断结婚离婚,同时还发展婚外恋,为情人争风吃醋被抓进监狱,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娱乐版的头条。虽然连卡尔拉也只是从玛尔察恩夫人嘴里知道他,但这个角色非常鲜活,简直就是现在娱乐圈里某些人的翻版。

这是一部充满时尚元素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艺术上的鲜明特点就是两条主线交织发展,情节跌宕起伏,最终走向高潮。小说的一条主线是卡尔拉的事业奋斗史。读者可以看到一档电视节目是如何炒作和制作的,主持人光鲜靓丽的背后是整容术、吸脂术、瘦身节食,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所谓的真人秀更是对观众的欺骗。卡尔拉在荆棘密布、充满诱惑的道路上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另一条主线是卡尔拉的爱情故事。卡尔拉尽管受到丈夫离婚的威胁,仍然决定在事业上接受新的挑战。在卡尔拉的事业陷入低潮时,对埃米尔的感情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埃米尔成为她新的感情寄托。在卡尔拉看来,不用录制节目的时候,和埃米尔一起带着孩子玩耍,“像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家庭”。卡尔拉和埃米尔相爱了,体验到从未有过的美好爱情。虽然已开始步入中年的她不敢奢望和埃米尔的幸福生活,但最终卡尔拉和埃米尔抵制住外界的种种压力走到了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一开始就充满悬念。一档时尚节目为什么会请一位拖着四个孩子的已不年轻的妈妈当主持人?在卡尔拉之前这档节目都是由年轻男性主持的。如节目制片人玛尔察恩夫人所言,他们选中卡尔拉是为了与年轻又漂亮、时尚又俏皮、性感又风趣的嘉宾形成反差,产生轰动效应。这类真人秀和交友速配节目近年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非常受欢迎,它们迎合了观众的窥私癖和对“郎才女貌”爱情模式的渴求。卡尔拉为了满足节目不断增长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的需求,不得不以两副面孔生活。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不仅是主人公而且也是读者无法预见的,娱乐性都很强,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这部小说撩开现代媒体在普通人眼里神秘的面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真实感,对当下流行元素的揭秘和讽刺让人称道。这部小说既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又有精心策划的丑闻,是一部可读性非常强的通俗小说。

目 录

第 一 章	责婢	(1)
第 二 章	劝女	(9)
第 三 章	分居	(15)
第 四 章	薛华	(25)
第 五 章	薛肖	(34)
第 六 章	初恋	(41)
第 七 章	扫墓	(47)
第 八 章	清唱	(53)
第 九 章	谋生	(61)
第 十 章	月夜	(65)
第十一章	教书	(69)
第十二章	灯节	(75)
第十三章	离异	(80)
第十四章	盘夫	(86)
第十五章	中秋	(90)

第十六章	性病	(100)
第十七章	泄愤	(104)
第十八章	离间	(115)
第十九章	再婚	(122)
第二十章	自尽	(127)
第二十一章	抗战	(134)
第二十二章	盗嫂	(142)
第二十三章	情人	(148)
第二十四章	还乡	(161)
第二十五章	元旦	(164)
第二十六章	结社	(169)
第二十七章	株连	(174)
第二十八章	教子	(182)
第二十九章	赌场	(186)
第三十章	夜捕	(193)
第三十一章	赛文	(200)
第三十二章	夭折	(211)
第三十三章	刑场	(218)
第三十四章	卖水	(226)
第三十五章	离别	(230)
第三十六章	逼婚	(234)
第三十七章	毕业	(240)
第三十八章	大学	(244)
第三十九章	迁店	(252)

第 四 十 章	拒婚	(257)
第四十一章	知己	(261)
第四十二章	艳殒	(266)
第四十三章	鹊桥	(283)
第四十四章	对调	(292)
第四十五章	祭灶	(296)
第四十六章	除夕	(299)
第四十七章	重逢	(304)
第四十八章	倾诉	(311)
第四十九章	丧母	(315)
第 五 十 章	情牵	(320)
第五十一章	电召	(326)
第五十二章	团圆	(330)
第五十三章	成亲	(335)
第五十四章	西迁	(339)

第一章 责 婢

红艳艳的太阳已经升起，金灿灿的阳光照得满屋亮堂堂的。刘友州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举起双臂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掀开丝绵绵被懒洋洋地坐了起来，喊道：“春香，把洗净的衬衣拿一件来。”丫环春香正在外间擦桌凳，闻言，应了一声，就放下抹布，从衣柜里取了件雪白的衬衣走到床边，给刘友州脱下换洗的衬衫，穿上新洗的衬衣。

春香正要给扣扣子，刘友州说：“先等一下，你给我挠挠脊背。”

春香停住扣扣，左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弯下腰，自己俯下身，手从衬衣领口伸下去给他挠痒。这时刘友州的太太走进屋来，见状怒火中烧，她不问青红皂白，扳过春香的脸“啪”的一声，扇了她一个耳光：“你这个贱骨头，竟敢勾引主子！”

春香战战兢兢，两眼挂着泪花，委屈地说：“是姑老爷叫我给他换衬衣，他叫我给他挠挠脊背，我又不敢不伺候他，可太太撞见了就发脾气，又打又骂的，可叫俺当丫环的咋办哪！”

刘友州先是慌乱尴尬，继而镇静下来，边穿衣边说：“算了吧，让她挠一下脊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小题大做，无聊！”

刘太太一听，火上浇油，气不打一处来：“小题大做？这叫打在她身上，疼在你心里，你心疼得很！”说着顺手操起个鸡毛掸子，向春香劈头盖脸打来：“你还敢顶嘴，我打死你！”

春香用胳膊挡住掸子，泪流满面。

刘太太就朝她腿上乱打，边打边骂：“打死你这个小妖精，叫老不要脸的心疼死！”

刘友州极为难堪。他恼羞成怒，于是大着胆子把窝在心里的怨气也倒了出来：“谁不要脸？我兢兢业业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一不寻花问柳，二不娶小纳妾，让丫环挠一下脊背，有什么见不得人？我问你，你一个女人通宵打麻将，夜不归宿，成何体统？昨晚又干啥去了，你要脸吗？”

“打牌去了。打打麻将，怎么啦？我是公司的董事长，这种社交是公司业务的需要，有啥不要脸？我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

“见得人见不得人你自己明白，天知道你在外面鬼混的什么？”

刘友州的太太叫薛红。她念过中师，人俊俏、精干，担任烟草公司董事长，生意兴隆，很有些作为。她财大气粗，很瞧不起她性格内向懦弱的丈夫，虽然她丈夫也是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长。在家中她是女皇，惟我独尊。刘友州惧内，从来百依百顺。她没想到今天他竟敢这样对她讲话，感到大大伤了自尊心。她转向刘友州恼怒地撕住他的衣袖，暴跳如雷：“你侮辱我！诽谤我！你说清楚我鬼混什么了！”

“你泼什么？真是醋罐子，‘红辣椒’！”刘友州甩开她的拉扯，气呼呼地出门走了。

这时的刘太太气更大了，春香就成了出气筒。她从门后拿过来洗衣板，啪地撂在地上：“拿去跪在东间屋里，中午不得吃饭！”

春香流着眼泪，极度委屈地拿起搓板，慢慢向东屋走去。刘太

太恶狠狠地从背后猛踢一脚：“快些，贱货！”

刘太太撒了一阵野，就坐上她的包车到公司去了。

丫环秋菊见刘太太出门走了，赶忙把二门关上，插住门闩。她急匆匆跑进刘太太房里，走进东间，只见春香直挺挺地在搓板上跪着，哭得泪人似的。她对春香耳语说：“‘红辣椒’已上公司去了，我把二门插上了门闩。你快起来坐着，等她回来叫开门时，我给你先打招呼，你再跪下。”

春香闻言很感动。她止住哭泣说：“秋菊姐，那不中，她心狠手辣，咱哄不住她。你忘记了去年她罚你跪搓板，出门回来，发现你坐着，不是把你毒打了一顿。又当面看着叫你跪搓板，让你头上顶块砖，还用手撕你的嘴，疼得你直喊叫，多怕人哪！不是老太太来讲情，她不折腾死你？咱是生来的苦命人，就老老实实跪着吧。”

“春香呀，跪搓板可不好受呀！时间短了，忍受着；时间一久，膝盖骨生疼。搓板上的木棱棱像一把把刀子似的，硌得你钻心疼呀！”

春香生性刚强，咬咬牙说：“疼就叫它疼吧，疼死了就再不活受罪了。你快去把二门开了，忙活你的去吧，别管我了，免得连累你。”

秋菊听着春香的哭诉，想起自己受的罪，不禁浑身颤抖。看着眼前春香受罚的痛苦，眼泪点点滴滴掉了下来。她用手抹了一下，扭头出房去开二门。

刘友州的独生子刘光明，今年十八岁，正在读高中。他长得仪表堂堂，英俊潇洒，酷爱文学。

他今天特别高兴，真是春风得意，豪情满怀，原因是他的处女作《月光》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上午放了学，他手里拿着刚收到的刊样，兴冲冲地往家走，想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走进家门，见庭院的迎春花争芳斗艳，好像是为他庆贺似的，一进堂屋就喊道：“爸！妈！快来看，我的文章发表了。”可屋里静悄悄的没人应声。往西间看，爸爸不在；往东间看，一下子愣住了。他把《文学月刊》扔在桌上，走近春香问道：“春香，谁罚你跪在这里，你做错了什么？”

春香一向敬重光明，听他询问，满腔委屈涌上心头，不禁哇地哭出声来：“是太太罚我跪的。”

“你做了什么错事，为啥要罚你？”

“早上老爷让我给他换衬衣，叫我给他挠了挠脊背，让太太撞见了，骂我勾引老爷，又打又骂，罚我跪搓板……”

光明闻言异常气恼：“快起来，快起来，真是岂有此理！”

“少爷你别管，太太回来会生气的。”

“你别害怕，她回来由我给她讲理！”说着用手去拉春香起来。

由于跪得久了，春香双膝硌破，血渍已渗透裤子，腰酸腿疼。光明拉她起来时，她疼得已站立不住。光明连忙把她一只手搭在自己脖子上说：“走，到我房里去，抹点药，我给你包扎一下。”

光明把春香搀到自己房内，让她坐在沙发上，慢慢给她卷起裤腿，只见肉皮破烂血淋淋的。他端来脸盆，从热水瓶内倒了点水，打开抽屉，找出药棉、纱布、红汞。他用药棉蘸水去洗血渍，见春香猛一抖动，知是伤口疼痛，就叫春香忍着点。他给她洗去血渍，涂上红汞，敷上药棉，包上纱布，又轻轻地把裤腿放下来。

光明的关心爱怜，使春香万分感动。她抽泣着说：“少爷，你真好，真善良。我一辈子忘不了您，往后我要好好伺候您。”

光明歉意地说：“春香，我妈脾性不好，做得不对，我代妈妈向你道歉！”

“道歉？主人向奴婢道歉，还有点规矩没有？好哇，你这个小

妖精，勾引了姑老爷，又来缠少爷，看我不把你卖到妓院去！”刚从公司回来的刘太太气得满脸通红，咬牙切齿。

春香闻言吓得魂不附体，扑通跪地：“太太你积积功德，千万别卖我去妓院哪，我死也不去呀！”她边说边哭，连连磕头。

刘光明一下来了火，他拉起春香把她按在沙发上，对着妈妈吼道：“妈妈！你真刻薄、狠毒！你是有知识的人，公司的董事长，说这么下流的话不怕失身份吗？”

“好哇！把你养大了，供你读书明理，你却护着个丫环，说妈妈的坏话，真是不孝之子！”

光明寸步不让，理直气壮地说：“对下人也要讲道理，要宽厚，不能虐待！为富不仁是不得人心的！妈妈，我告诉你，你这样霸道、狠毒，我看不惯！学校上公民课，讲民族、民权、民生，讲平等、自由、博爱，可我们家却是这样，真叫人羞耻和气愤！去年你罚秋菊，我劝过你，你答应以后不再体罚她。可是你现在恶习不改，又是非颠倒地折磨春香。我给你掏心里话，如果你不改，这个家我也不待了，学我也不上了，我要远走高飞！”

刘太太对下人虽然狠毒，可是对她的独生儿子却是爱若掌上明珠。她喜欢他聪慧英俊，上进好学，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是她事业的继承人。所以平素对儿子是百依百顺，母子情深。今天听儿子这样说，骤然冷静下来，担心儿子要是真的出走，那会要她的命的。再说也感到自己对春香的处罚有点太过火了。其所以这样处治她不过是发泄对刘友州的怨气，她也认为这事怨不着春香。为了平息儿子的怨气，就转脸对春香说：“以后姑老爷那里的事由秋菊去管，你管少爷的起居生活，上房再不许你去！听清楚了没有？”

春香是求之不得，心里自然高兴。赶忙答道：“听清楚了。”

“那还坐着弄什么，还不干活去！”

春香忙站起来，出门去了。

春香走后，刘太太和颜悦色地对儿子说：“光明，妈的坏脾气一时改不掉，以后自控点就是了。堂屋桌上有本杂志，我翻了翻，见登了你的文章，写得蛮好的。以后继续努力，将来还能当作家呢。好啦，午饭是羊肉包子，快来客厅吃饭吧。”说罢就走了出去。

妈妈虽然让了步，但光明的余怒尚未消除。他心乱如麻，一头倒在床上，长吁短叹。

刘太太到客厅用饭，见餐桌上摆着盛糖蒜、辣子油、酱油和醋的四个小碟。一会儿，秋菊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和一碗鸡蛋汤。

刘太太说：“老太、少爷咋没来吃饭，快叫去。”

秋菊回道：“我去请过了。老太说是包子，她不来了，叫我把包子端到她屋去。少爷在床上躺着，说他不想吃。老爷出去没回来。中午就您一个人了。”

刘太太听罢感到格外冷落，食欲也就没有了。她吃了两个包子，喝了两口鸡蛋汤就不吃了。她心里牵挂着儿子，想着不吃东西下午咋去上学。想自己给送饭去，又怕儿子还在生气，送去他也不吃咋办呢？她犯了愁。思谋了片刻，有了法子，就对一旁侍饭的秋菊说：“去把春香给我叫来。”

秋菊应声去叫春香。

不一会儿，春香来了：“太太您叫我？”

刘太太把春香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感到这丫头楚楚动人，的确有些魅力。刘太太这样看她弄得春香心里直扑通，羞得低下了头。

刘太太说：“事情都是你惹起的！少爷在屋里躺着，还没吃饭呢。你去厨房端些热包子，给他送去，好好伺候他，一定要叫他吃